

# 將相書法

## 清林則徐〈行書錄沈大悟詩四屏〉初探

■ 陳建志

提到林則徐，一般會聯想到「六三禁菸節」的由來。它源自民國十八年（1929）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一項命令，用以紀念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三日，在廣東虎門收繳鴉片煙膏煙具，並集中燒毀的歷史事件。雖然這是一個不放假的節日，但從新生活運動（1934-1949）以降，政府和民間團體一連串禁菸肅毒的活動看來，可見其影響力迄今猶存。（圖1）國立故宮博物院今年首檔「筆墨見真章——歷代書法選萃」例行展在204展廳中展出了這位民族英雄的墨寶，書風端整謹飭，氣象恢弘。（圖2）然此作過去未見討論，真偽優劣不甚明確。基於此，本文擬先回顧其書法的養成和發展，進一步著眼書作內容和書法特色，並略述賞鑑心得。

### 生平事略：書法的啟蒙、確立與分歧

林則徐，字少穆，一字元撫，晚號浥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五十年（1785），卒於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諡文忠，享年六十六。（圖3）歷任三江、兩湖、兩廣、陝甘、雲貴五任總督，官至一品。閒章「歷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侯官林則徐少穆書畫印」，文武兼資，威風凜凜。（圖4）林則徐的書法，尤其是楷書，在清朝當時評價已高，金安清（生卒年不詳）《林文忠公傳》曰：「公在翰林，以書名，出入歐、董，尤長小楷，為世所重。終身無嗜好，雖書畫碑版，亦不甚經意，朝夕孜孜不倦者，國政民瘼而已。」今人林崇墉先生（1908?-1984?）《林則徐傳》一書除了記述林氏生平之外，還特別梳理了書、印與生涯官職活動的關係，開啓林則徐書法研究先河。楊國楨先生擴充到書法理

論和繪畫，文章開宗明義曰：「林則徐少年時就喜學書，勤於臨池。長期染翰揮毫，形成自己的風格。」又說：「林則徐學書是從學唐書入手的。這固然和清代嘉慶、道光間盛行館閣體，科舉考試和選拔官吏都很重視楷法有關。」指出學習書法的時間、來歷、目的以及和科舉的關係，更加奠定日後研究的基礎。<sup>1</sup> 翻閱其傳記資料後發現，家庭教育、私塾受業和鰲峰書院的求學環境與遊幕經歷，都與其書學的養成，甚至是後來的發展息息相關。例如，林則徐自撰〈先妣事略〉和〈先考行狀〉就提供了追索探究的線索。

〈先妣事略〉是追憶亡母陳氏（?-1821）的一篇記敘文：「先妣姓陳氏，閩縣歲茂貢士時庵先生之第五女，乾隆己亥舉人。……幼讀書，通曉大義，勤於女紅。……年十八，來歸，時先大父母已棄養，家無立錫。……逾年，家君



圖1 63禁菸節海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組發行  
取自<http://tobacco.hpa.gov.tw/Show.aspx?MenuId=539>，檢索日期：2018年2月8日。



圖3 林則徐晚年像 取自《林則徐傳》，1967，頁2。



圖4 「歷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侯官林則徐少穆書畫印」閒章 取自《林則徐傳》，1967，頁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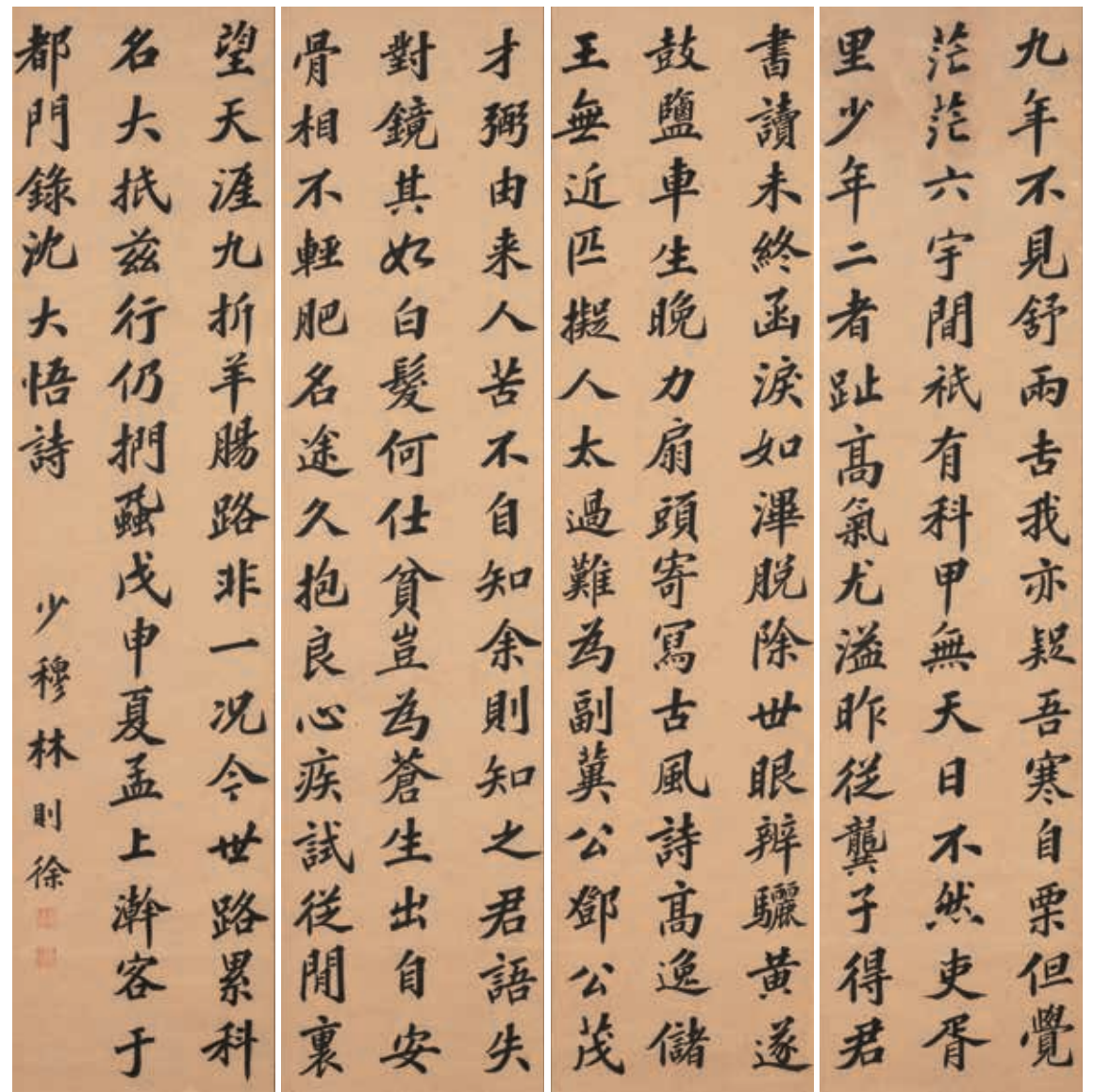


圖2 清 林則徐 行書錄沈大悟詩四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入學，旋食廩餼，此後館穀雖稍充，而食指漸繁，貧如故。……不孝幼隨家君之塾，每夕歸，則敞廬四壁，短几一檠，讀書於斯，女紅亦於

斯。……不孝見而愀然，請代執勞苦，或推讓飲食，輒正色曰：男兒務為大者遠者，豈以是索索為孝耶？讀書顯揚，始不負吾苦心矣。」顯示陳氏為宿儒之後，勤儉持家，並盼望其子能夠考取功名，光耀門楣。封建主義下儒家思想的門風、兒時母親的教誨、背影，與後來為科舉考試作準備，十四歲考上秀才，二十歲中舉人，二十七歲成進士等躋身仕途的意識和行為不無關係。

〈先考行狀〉回顧父親林賓日（字孟養，1749-1827）的一生，並談及為官當盡忠報國，和移孝作忠的庭訓教誨：「不孝則徐以乙巳生，於時四齡矣，府君館於羅氏，懷之入塾，抱之膝上，自之無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不孝則徐四齡入塾，至二十舉於鄉，無一日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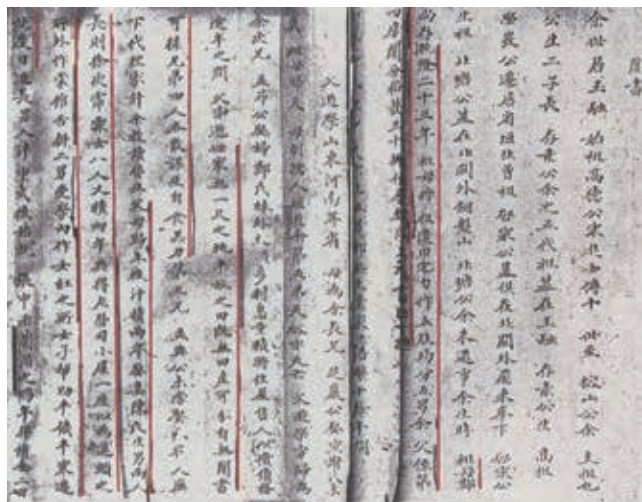


圖5 清 林賓日 圖書 局部 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藏 取自《林則徐與中國圖錄》，2010，頁67。



圖6 清 林賓日先生餵鶴圖 引自《林則徐傳》，1967，頁3。

膝下。」顯示林則徐從四歲到二十歲中舉這段期間讀書的次第方法，無不深受其父影響。又：「次伯父孟昂君，性伉直，頗使酒，賴府君異言以解，中年貧不聊生，府君時時典衣鬻文字給之。」談其父親賣字換錢的往事，從中可見文才受到當時人們的肯定。書法又是如何呢？嘉慶十三年（1808）自繪〈飼鶴圖〉上的款識，以及道光六年（1826）寫成的〈鬮書〉（音同鳩，分家、分產的文書契據），為目前僅見。〈鬮書〉字體工整清秀，可見林孟養書法功底深厚。（圖5）林則徐自幼接受其父栽培，耳濡目染，童蒙時期的臨池寫字，尤其是基本的執筆用筆，影響應該是最直接、最深刻的。世傳〈林賓日先生飼鶴圖〉一作，得窺林則徐幼年的書學環境。（圖6）

家學之外，入讀鰲峰書院期間的學習內容和環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鰲峰書院創建者張伯行（1651-1725）所撰《學規類編》〈程董二先生學則〉第十二條「寫字必楷敬，勿草勿傾欹。」以及〈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第八條「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胡塗。」都提到對於寫字的態度和要求，這和林則徐的書寫意識，乃至後來題跋、寫經、臨歐帖皆為精美、工整的楷書，與書院的教義規範豈不相干？<sup>2</sup>同書院出身的陳壽祺（1771-1834）、梁章鉅（1775-1849）都精於書法，相信都與此時打下基礎有關。（圖7）

林則徐參加會試並不順利，中舉之後曾在房永清（1758-1807後）和張師誠（1762-1830）幕府從事文書工作。據《林則徐傳》記載，張師誠為了延攬林則徐到其麾下工作，曾經偷偷地測試他研擬公文的能力，閱後大為讚賞，曰：「足下僅以一夜之力，又在整夜爆竹和鑼鼓聲中，常人所絕不能沉靜下來的情景裏，能夠專心研磨，竟然能寫出了一篇那麼妥貼那麼高明的奏稿，又繕寫得通篇那麼圓潤整齊。」這「通篇那麼圓潤整齊」的評語，實已透露當時寫字已具規模、特色。張師誠的書法本來就勻整秀麗，或許還是林氏效倣學習的對象亦未可知。（圖8）考上進士之後，彼此還有書信來往（1813，致張師誠，見《林則徐全集第七冊》信札），影響當不止於此。

目前所見傳世最早的書法作品是任職翰林院期間（嘉慶十八至二十五年，1813-1820），嘉慶二十年（1815）三十一歲所寫的〈小楷〉（上海文物商店藏）。內容節錄孫過庭（648-703）〈書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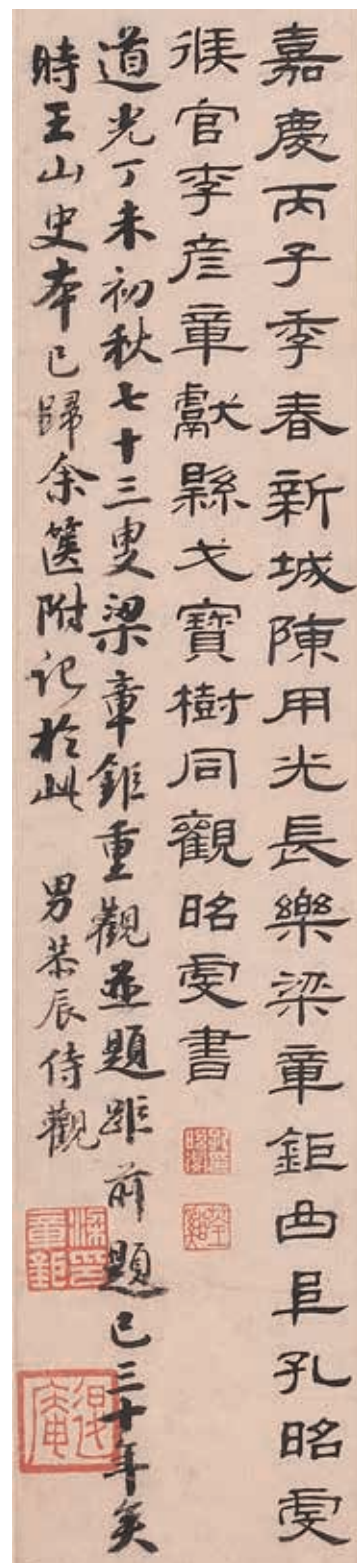


圖7 清 梁章鉅 跋清翁方綱華山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段，用的卻是歐陽詢（557-641）的書體和筆法，「變」、「運」、「求」、「功」等字隨處可見歐體影響。（圖9）嘉慶二十四年（1819）三十五歲為其姨母九十大壽作〈陳太恭人九秩大慶序〉（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藏），時充任雲南鄉試正考官、恩科會試同考官。書風更加精美純熟，似已自歐體逸出。（圖10）同年還書有〈許敬宗答唐太宗問〉（拓本），兼有顏真卿（709-785）和柳公權（778-865）兩種風格。（圖11）雖然都是排列整齊的楷書，但和〈陳太恭人九秩大慶序〉風格並不相同，明顯有了轉化。<sup>3</sup>

林則徐的楷書中規中矩，用筆精到確實，而且十分重視字體的分間布白，深受唐楷端正整齊、講究法度的特點影響。題跋（圖12）、墓誌銘（圖13）、佛經的傳鈔（圖14）、〈九成宮醴泉銘〉等臨古帖，甚至是後來的匾額榜書，

大都是此類型的表現。書法取徑唐人的原因，除了前述科舉取士的背景之外，和清代朝野流行的書風、職務內容也脫離不了關係。金安清曰：「館閣書逐時而變，皆窺上意所在。國初聖祖喜董書，一時文臣皆從之。……雍正、乾隆皆以顏字為根底而趙、米間之，俗語所謂墨圓光方是也。……嘉慶一變而歐，則成親王始之。道光再變為柳，如祁壽陽其稱首者也。咸豐以後則不歐不柳不顏，近且多學北魏。……」鈎勒出有清一代書法風格的遞嬗。<sup>4</sup>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成哲親王愛新覺羅永理（1752-1823）都以歐體書法聞名。（圖15）同僚好友鄧廷楨（1776-1846）（圖16）、郭尚先（1785-1833）也都擅長書法，據傳郭尚先還曾贈送〈大唐王居士磚塔銘〉初拓本給予林氏臨摹。考上進士上京之後，有了更多閱覽名帖墨寶，與同僚

切磋琢磨的機會；應酬與日俱增，表現也愈加多元。（表一）尤其入翰林期間曾身兼鄉試、會試考官，對科舉的禮節、禮儀和程序具有督導之責，寫得一手好字更是理所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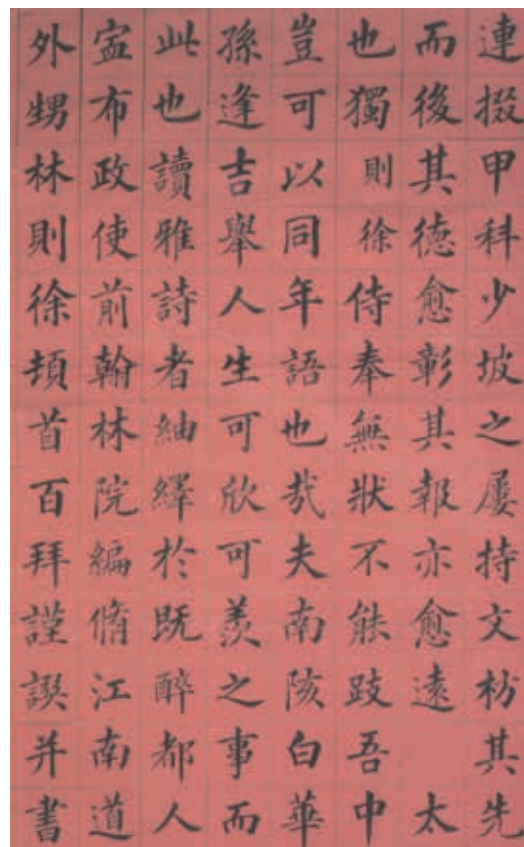


圖10 清 林則徐 陳太恭人九秩大慶序 局部 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藏 取自《林則徐翰墨》，2008，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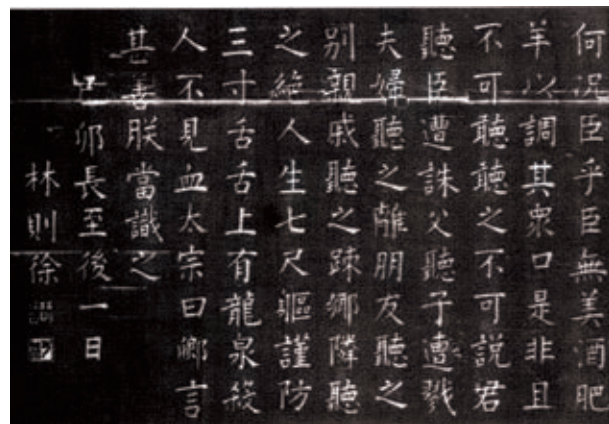


圖11 清 林則徐 許敬宗答唐太宗問 局部 引自《林則徐與中國圖錄》，2010，頁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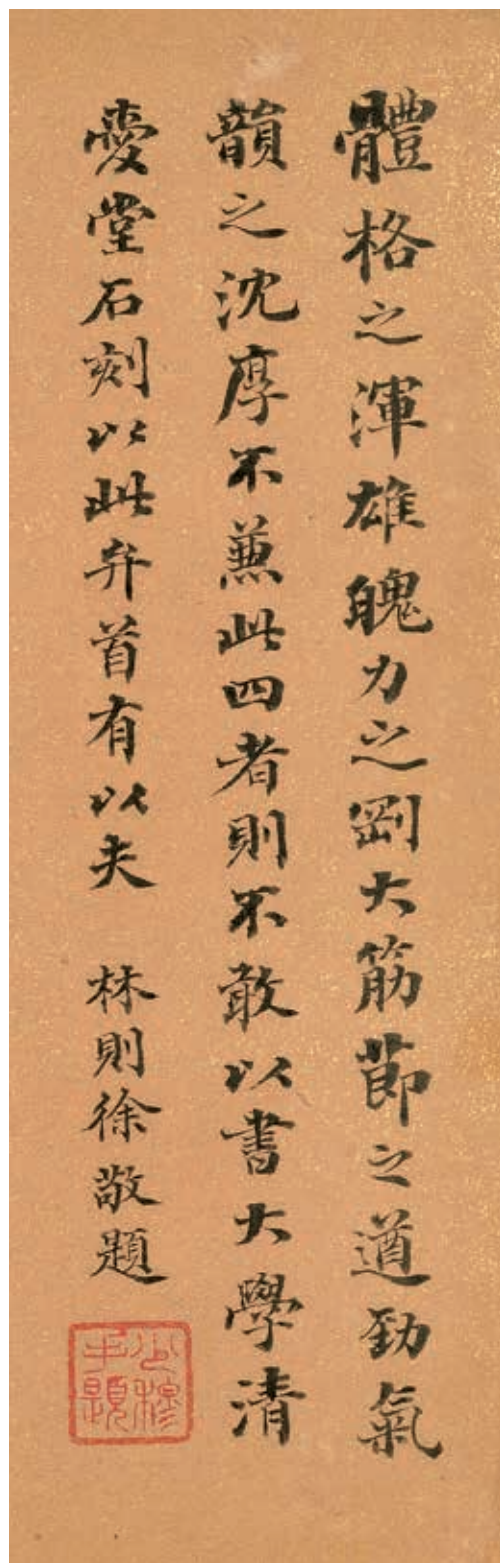


圖12 清 林則徐 跋清劉墉楷書大學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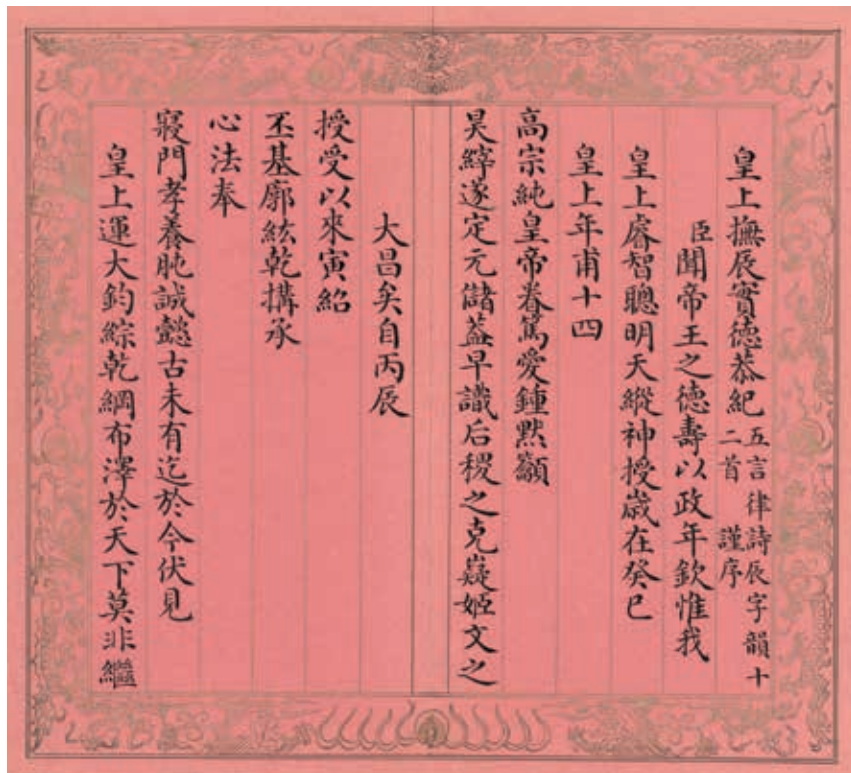


圖8 清 張師誠 書拱辰象德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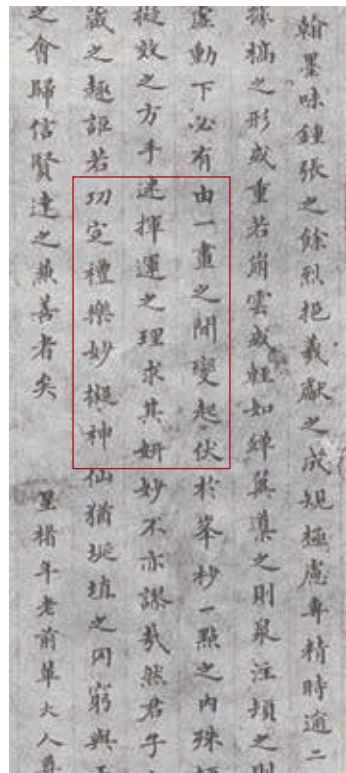


圖9 清 林則徐 小楷 局部 上海文物商店藏 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1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171。



### 作品賞鑑

清林則徐〈行書錄沈大悟詩四屏〉一組四件，每一幅縱高均 129.4 公分，橫 31.2 公分，原為國泰美術館館藏文物，民國九十九年（2010）入藏，文物統一編號為購書 001099。雖然稱做「行書」，除了「然」偏向行書、「如」偏向草書之外，基本上都是楷書的書體。其命名或許是依入藏時原定名而來，但並不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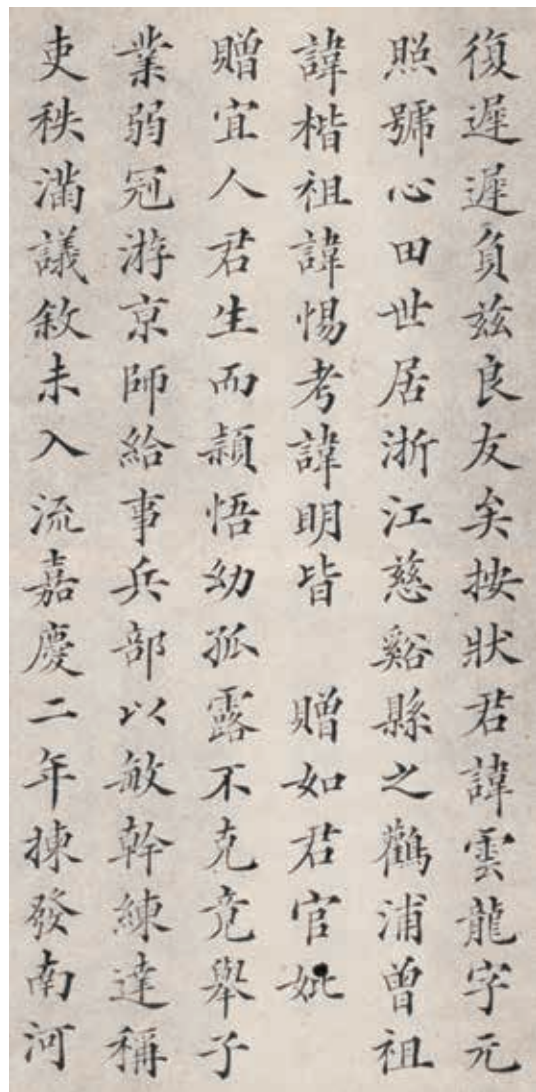


圖13 清 林則徐 小楷鄭心田墓志冊 局部 常熟博物館藏 取自《書法叢刊》，1995年第4期，頁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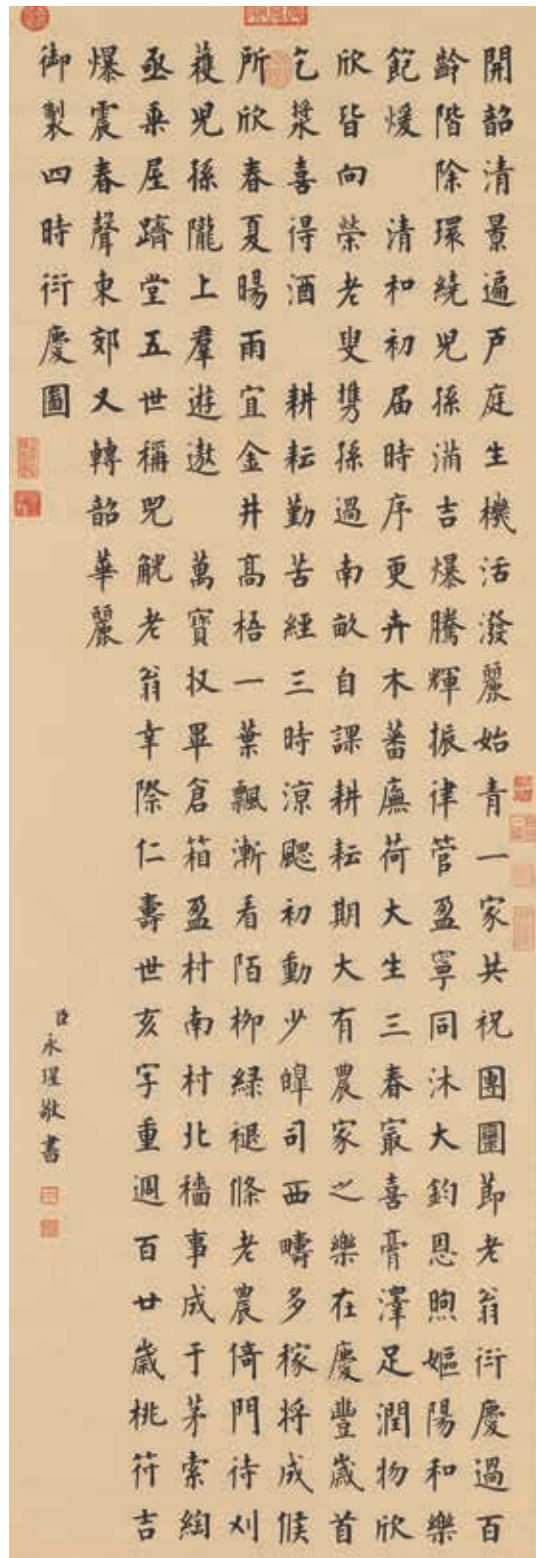


圖15 清 永理 書高宗御製四時行慶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林則徐有紀年楷書一覽

廟號紀年（西曆）	年齡	作品名	收藏地
嘉慶二十年（1815）	31	小楷	上海文物商店
嘉慶二十四年（1819）	35	陳太恭人九秩大慶序	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
嘉慶二十四年（1819）	35	許敬宗答唐太宗問	不詳
道光四年（1824）	40	臨九成宮醴泉銘碑冊	東京國立博物館
道光十二年（1832）	48	鄭心田墓志冊	常熟博物館
道光十三年（1833）	49	七秩雙慶序言	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
道光二十二年（1842）	58	臨書軸	不詳
道光二十八年（1848）	64	致沈維鏞楷書信札	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
道光二十八年（1848）	64	行書錄沈大悟詩四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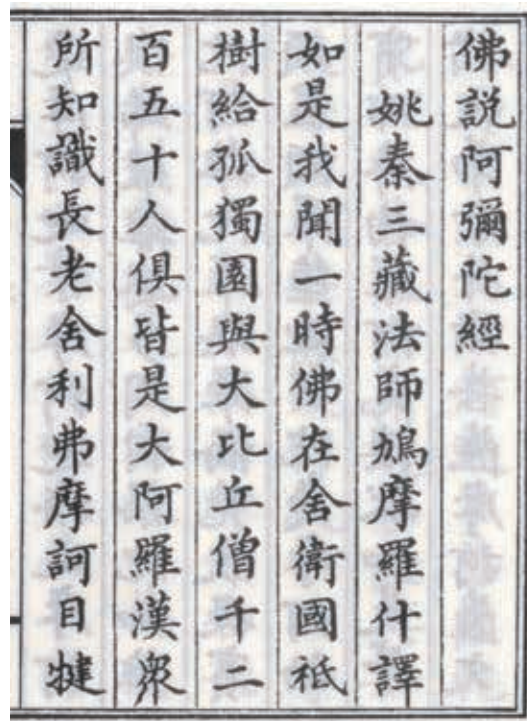


圖14 清 林則徐 佛說阿彌陀經 局部 取自肖祥劍編，《林則徐小楷佛經四種》，2014，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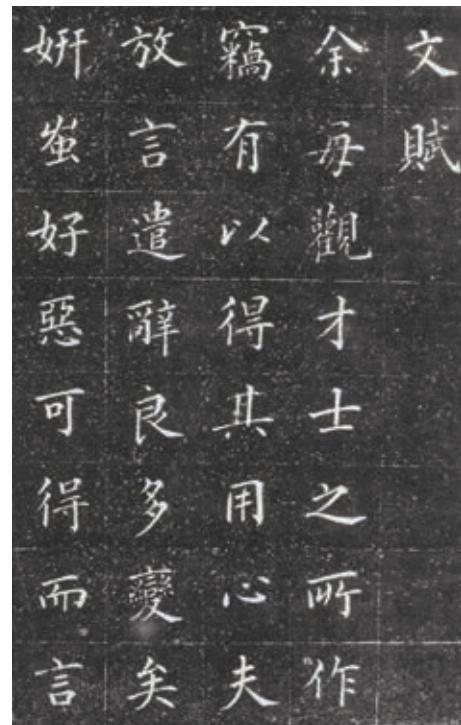


圖16 清 鄧廷楨 文賦 局部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取自王其禎編，《鄧廷楨書文賦》，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

內容寫七言古詩一首，168 字，款署曰：「戊申夏孟上澣。客于都門。錄沈大悟詩。少穆林則徐。」字體和原文一樣大小，頗為特別。

首先要釐清的是沈大悟者何許人也？查《竹雲堂稿》作者簡介記載：「沈宜，字在甫，一作在夫，號大悟，又號拙直，湖北孝感人。生於



萬曆三十九年，卒年不詳。明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子。……其詩宗唐人，工古文。有經史鼓吹、竹雲堂稿、臥紫山房文集、玉燭長篇、函雅等。」又《沈氏宗譜》載曰：「沈宜，字大悟，炳公

表二 本幅的結字與用筆

	茲	之	門
本幅			
	茫	試	龔
本幅			

表三 本幅與趙孟頫書法的比較

	少	不	大
本幅			
松江記寶稿雲			
	自	為	無
本幅			
松江記寶稿雲			

\* 〈松江寶雲寺記稿〉圖片取自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上、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頁83-97。

三子。詳貢秀表及文苑傳。萬曆辛亥（1611）生，康熙甲寅（1674）卒。」再確認此詩收錄於《竹雲堂稿詩集》卷一之中，詩題〈答舒兩吉〉，唯文本「茫茫」做「茫七」、「寄寫」做「寫寄」、「世路」做「世務」，其他完全相同，得以確認沈大悟就是沈宜無誤，卒年和肖像也有了進一步的發現。

本幅字體約拳頭大小，為大楷之屬，世不多見。用筆變化頗多，豎畫挺直，橫畫收筆護尾頓挫明顯，像是摻用了顏、柳二人的筆法。尤其強調鈎畫，頗有刀刻意味，似從魏碑而來。結字方正，中宮收緊，富有生氣。（表二）其中「少」、「不」、「大」等字的用筆、間架與趙孟頫（1254-1322）書法相近，或許與其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陝甘總督富呢揚阿處看過趙書〈松江寶雲寺記稿〉有關。（表三）整體而言，用墨烏黑，精神抖擻，藏渾厚樸茂於字裡行間。雖是以四屏作書，然在布局上大小開合，前後呼應，與前述「如排算子」類的抄經、臨帖、祝壽文並不相同。或問，此為林氏晚年所書，能否如此精神？閻敬銘（1817-1892）跋〈致福珠洪阿書劄冊〉（1867，吉林省博物館藏）已有了解答，曰：「觀公此冊，圓美流發，絕不似老年人作，所為如見歐陽公容貌秀偉者也」。<sup>5</sup>

款印的部分，通常林則徐以楷書署名之時，「徐」右方的「余」字會出頭，但本幅沒有。或許是因為前方「余」、「除」、「途」、「澣」的「余」字均出頭，所以在寫「徐」時避免重複而來。且〈七秩雙慶序言〉（1833，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藏）、〈致李星沅楷書信札〉（無紀年，上海圖書館藏）也是同樣的寫法，並不算特殊。本幅無收藏印記，僅鈐作者持印：「林則徐印」（白文）、「讀書東觀視草西臺」（朱

表四 林則徐用印



\* 「總制荊湘」及「滇黔總制」兩印圖片取自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書法集》，2005，頁115、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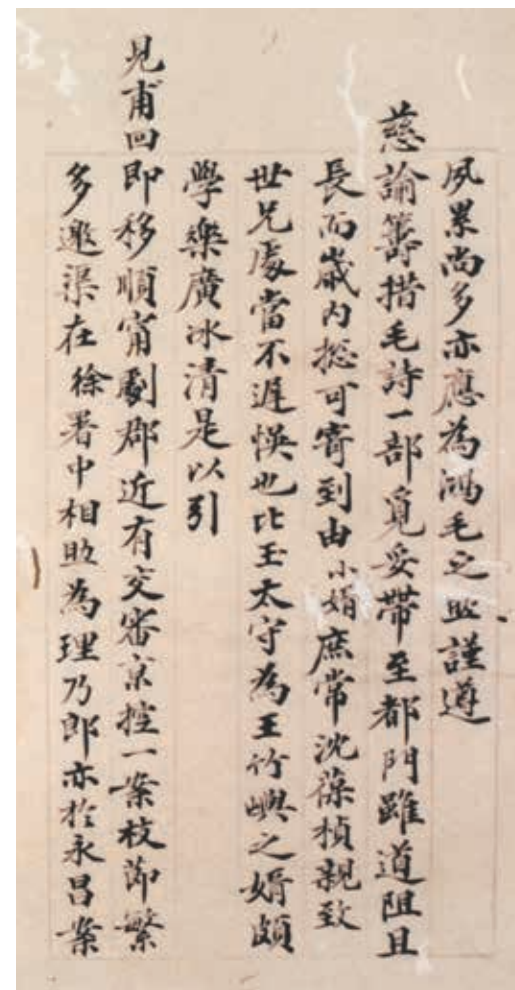


圖17 清 林則徐 致沈維鐫楷書信札 局部 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藏 取自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書法集》，2005，頁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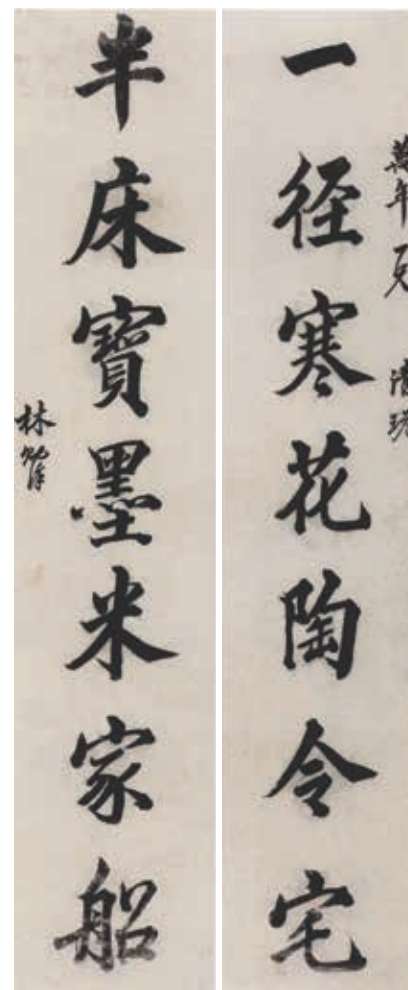


圖18 清 林則徐 書對聯 取自王乃棟，《中國書法墨迹鑒定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617。

文）。印文和鈐蓋方式與〈跋陳庭鸞探梅圖卷題跋〉（1830，上海博物館藏）、〈行書杜甫詩軸〉（無紀年，上海博物館藏）以及兩套四條屏的〈行草條屏〉（無紀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相同，似為一組套印。細看這兩方印章在邊欄的地方故意透破缺損，篆法和「總制荊湘」、「滇黔總制」印相似，不知是否為同一人所刻。（表四）

不解的是，落款「戊申夏孟上澣。客于都

門。」與文獻記載並不相符。據此可知書寫時間落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農曆四月上旬，地點在北京。但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至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就任雲貴總督三年任內，林氏人在雲南處理漢回對立、杜文秀（1823-1872）等人京控案等政務，年譜亦記載其自道光十八年（1838）底離開北京後就未曾返回都城。即便是此年所寫信札，亦無一可以確認四月曾作客北京。書風部分，〈致沈維鐫



楷書信札）（無紀年，福州市林則徐紀念館藏）其中一段寫道：「近有交審京控一案，枝節繁多，邀渠在徐署中相助為理，乃郎亦於永昌案內奏請加銜，並請補寶甯縣缺矣。」研判此札書於道光二十八年三月永昌（今保山）事件結案前後，和本幅書寫時間相近，但結字、筆法均可看出二者的不同。（圖 17）林則徐書法傳世頗多，除了應酬書法創作量大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真偽相雜，〈寄香亭御史書〉<sup>6</sup>、〈對聯〉都是。（圖 18）此外，代筆的原因也必須納入考量。道光十七年（1837），戴綱孫（生卒年不詳）曾代其師寫了〈黃月軒封翁七十壽序〉，唯不知書法如何。<sup>7</sup> 凡此種種，令人不得不對此作之真偽產生懷疑。

### 小結

林則徐活躍於清嘉慶道光年間，允文允武，孝悌傳家；書藝精湛，臨池功深，從其遺墨可見中國傳統文人書法之美，尤以唐人影響最為顯著。關於其書學的養成，過去直接指向與科舉取士有關，然中舉之前父親林孟養的教導，以及入學鰲峰書院期間的求學環境，更是不可輕易忽略的兩個因素。可惜資料不多，有待今後持續關注並補充說明。

本幅品質精良，但視做真蹟的理由並不充分，畢竟現階段無法就款識「戊申夏孟上泚。客于都門。」一語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不過，無論是書風還是用印，皆與林則徐的書藝表現關係密切。是誤記還是代筆，或者是後人託名作偽，故意露出破綻，均待深究。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 註釋

1. 楊國楨，〈林則徐論書法〉，《林則徐論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頁 167。楊新民先生亦認為與科學有關，並舉例說明清代殿試對於楷書嚴格的要求，詳見同氏，〈林則徐小楷《鄭心田墓志》冊〉，《書法叢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 4 期，頁 82。
2. 傅世〈涅槃經碑跋〉（無紀年，書道博物館藏）、〈林則徐小楷佛經四種〉（無紀年，收藏地不詳）、〈臨九成宮醴泉銘碑冊〉（1824，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都是此類精美工整的小楷。
3. 來新夏先生對此作之真偽存疑。首先否定其出處，認為林則徐不可能以楷書抄錄唐代佞臣之語，更不解何時何人帶入綿竹制為年畫，可惜未有進一步論述。詳見來新夏，《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頁 89。值得注意的是，此作「龍」字右方三橫畫下方多加一點的寫法與本幅「龔」字相同，二者在結字上的承繼關係應非偶然，故暫以真蹟看待。
4. 金安清，〈館閣書變體〉，《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61。
5. 鄭國，〈清林則徐致福珠洪阿書札冊〉，《書法叢刊》第十二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84。
6. 官桂銓，〈林則徐五篇詩文考辨〉，《林則徐與民族復興：紀念林則徐誕辰二百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選編》（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6），頁 188-189。
7. 同註 3，來新夏，《林則徐年譜新編》，頁 245。

###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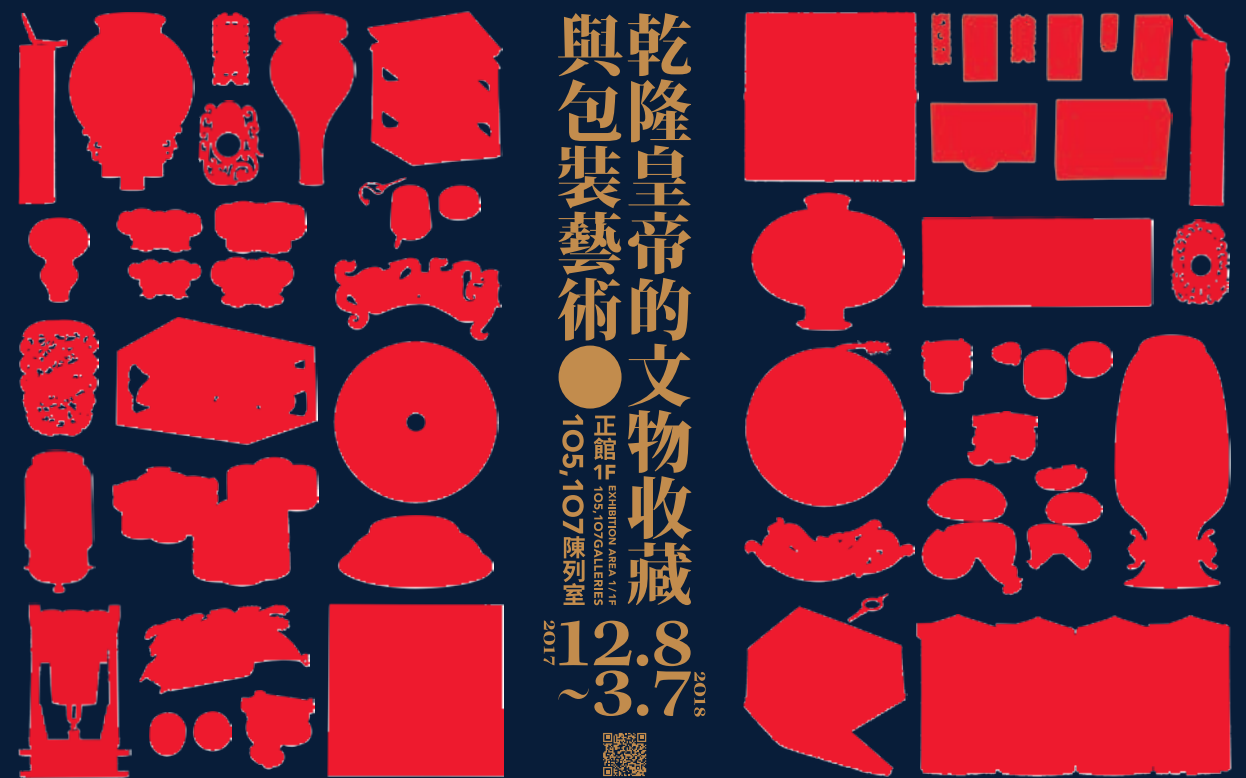
1. 林崇墉，〈林則徐傳〉，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7。
2. 楊國楨，〈林則徐論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 傅紅展，〈清代楷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
4. 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黃全信，〈墨苑奇珍：中國歷代將相書法珍品〉，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
6. 來新夏，〈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7. 葉鵬飛，〈中國書法全集·76·清代名家卷·3〉，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1。
8.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全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
9.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林則徐書法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5。
10. 福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林則徐翰墨〉，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8。
11. 林岷、鄭中、鄭林合著，〈林則徐與中國圖錄〉，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12. 林建強，〈中國禁毒文物〉，香港：中華書局，2016。

# STORY of A BRAND NAME

THE COLLECTION AND PACKAGING AESTHETICS OF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品牌故事



## 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

正館 1F 105, 107 陳列室  
12.8 ~ 3.7 2018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 夜間延長開放時段：每週五、週六下午六時三十分至晚間九時 / 自一〇六年九月一日起至一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起，國人憑證件可免費參觀正館（第一展覽區）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 EXTENDED EVENING HOURS: FRIDAYS AND SATURDAYS BETWEEN 6:30PM AND 9:00PM. / FROM SEPTEMBER 1ST, 2017 TO DECEMBER 31ST, 2018, R.O.C. CITIZENS MAY PRESENT THEIR ID TO RECEIVE FREE ADMISSION TO THE MAIN EXHIBITION HALL FROM 4:30PM ONWARDS.